

狂風叢書第二第七種

死 城

丹農雪烏著 向培良譯

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

1929

引言

這一篇五幕劇死城，是從曼特里尼教授（Prof. Mantellini）的英譯本轉譯來的。我譯這篇劇的意思，並不是爲舞台，乃是把來當作一件文學作品，給讀者觀照。

在中國談到戲劇，總覺得十分孤寂；我自己，竟彷彿走到墳墓中。這孤寂是，不由於劇本底缺乏，而由於沒有舞台。因爲，只有舞台才是戲劇底一切，而劇本則始終只是以文學之一種形式而存在，與戲劇底根本沒有多少關係的。

然而，好的劇本終於是好的文學作品，存其崇高的價值在。

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，我逃出北京，在杭州住了

一月餘。那時候，我的心情激動得很，每天只是藉翻譯鎮靜自己的狂擾，其結果是譯出了這一篇劇本。後來到上海，又借了幾部書，才在後面多少加了一點註解，很不完備的東西。杜斯的藝術一文，東抄西摘，加上存留的一些記憶，綜合起來，完全不能算我自己的創作，不過表示我一點點注重舞台的意思而已。

又我的發音很壞，譯名想必不妥當的地方很多，好在都附上原名，或不至鬧出不明瞭的亂子罷。

至於丹農雪烏這篇劇本的內容，我不要說；其實也沒有什麼可說的。各人都有自己的見解和心情，讀的時候自然會發洩，用不着我來多嘴。

譯者。一九二七年三月。

劇 中 人：

亞歷山特羅 (Alessandro)

略納爾多 (Leonardo)

安 娜 (Anna)

馬 利 亞 (Bianca Maria)

奶 媽 (Nurse)

第一幕

一間大的光亮的房子，開向一棟有欄干的畫廊，朝着披羅營司之子底古城。畫廊的地面高於房子五個石級，石級建成一種去頂的金字塔的樣子，像寺廟入門處的一樣。兩個多律式的柱子支着屋緣。從開闊處可以看見亞克羅坡里司城和綠色的西克羅披牆在，獅子門那兒斷了。在房子兩旁牆上各有兩門通內室和樓梯。一張大桌子，上面蓋着書籍，紙張，小的像和瓶子。隨處地方，牆上，空地方，都堆集着塑像，浮雕，刻版，雕刻底斷片；顯出一種古代的生活，造出一種幻滅了的美。這一切白東西之呈露得給這房子以光明和森嚴，差不多是埃及式的樣子，在晨光之凝固中。

安娜，坐在到畫廊去的最高階級上，他的頭靠在一個柱底身上，靜靜地聽畢安薩。馬利亞，她念書給她。奶媽坐在最下一點的階級上，聽者之足傍，不留心的狀態，像一個忍耐的奴隸。馬利亞站着，她背靠着另一柱子，穿着一種古羅馬式的長衫似的東西，簡單而和諧，有如 Peplum（一種長袍式的女服）。她手裏拿着一本打開的書——梭佛克利的安提斯娜——以一種緩而沉重的聲音談着。不時顯着隱微的不安。而這却不能避掉聽者底注意。她那煩悶迫促的表徵越越地引起別人底留神。

馬利亞【念。】 啊，愛羅司呀，你爭鬥的常勝者，

愛羅司呀，你拋擲災禍，

你常伏在處女的柔頰之上，

你漫遊蒼海，浪跡村舍。

沒有神能逃避你，

也沒有一個人能够逃避你；而誰何遇見誰

便瘋狂了。你使正翼人的心兒，

卑鄙成爲粉碎，

你激起凶猛的死戰

在血族之間。

可愛的人兒眼中柔媚的光輝

支配着勝利是超過一切最高的律的。

呵，我，就是我已超於律外，

我目睹着此事——

目睹着安梯剛娜踏上了那

萬般靜肅的結婚室之路，

無論如何我也不能遏止我的淚泉

安梯剛娜

啊，我祖國的人民，
看，我走上了生命最後的行程，
懷望着落日的流霞，
最後一次，此後永不再見！
哈第司——靜寂一切的，引導着
我生生地到阿撒龍河邊，
而剝奪了我的婚姻。

婚曲從此不再爲我而唱！

因爲我就要嫁給阿撒龍河了……

【她停住了有如窒息，書在她手裏戰動。】

安 娜 你讀累了嗎，馬利亞？

馬利亞 也許是有一點點疲倦……這個將去的春天
這麼熱，就給中夏似的使人疲倦窒悶……
你不也覺得這樣嗎，安娜？

【她關起書來。】

安 娜 你合了書嗎？

馬利亞 我已經合了。

【問。】

安 娜 這屋子裏很亮嗎？

馬利亞 是的，很亮。

安 娜 太陽照在畫廊上嗎？

馬利亞 太陽已經下到柱子邊差不多觸着你的頸項了。

安 娜（抬起一隻手去探柱子。）這是了，我覺到了。

這石頭多麼暖！我好像觸到一個生動的東西……你在太陽裏嗎，馬利亞？從前有一向，我用我的瞎眼睛對着太陽的時候，眼皮打開來，我常看見一些像紅霧似的東西，幾幾乎不察覺，有時候有火星像從打火石弄出來的。差不多痛苦……如今，再沒有什麼

了，完全的黑暗。

馬利亞 而你的眼睛長遠是美麗清明的，安娜；而在

早上牠們充滿了新鮮，好像睡眠就是露水。

安 娜【用雙手掩着她的眼睛，手肘支在膝上。】呵，

醒過來，每天早上，多麼一種恐怖！差不多

每晚上我夢見我能夠看，夢見從一個奇蹟

裏光明會賜給我的眼睛……而常常醒在黑

暗裏，醒在夜中……差不多對於一切的東

西我都有記憶，對於我還是光明的時候所

看見的東西；我記得牠們的形式，顏色，最

細微的部份；而我一用手觸到那些東西，牠

們完全的形像便在黑暗中引起了。但是對

於我自己的形體我只有一點混亂的記憶，

有如對於一個死者。深深的影落到我自己的

形像上去了；時間消蝕了我的形像，有

如時間消蝕了與我們別離後的人的形像一

樣。我自己的形像從我這兒逝滅有如我所愛的死底形像……一切的努力都是罔然。呵，多麼可傷！我很知道那最後成功所引起的影像，不是真的我自己。你告訴她，奶媽，有多少次數我要你領我到鏡子前面。我留在那兒，我的前額靠着鏡子去回憶，陷於一種我不知道怎麼樣的企望。……而現在甚至於有好多的次數我拿手壓在我臉上——像現在一樣——想從她的柔軟得到一點印跡。啊，有時候我好像真的在我手上得到我面具底可促的印跡，好像爲死者而印在泥上的。但這是一個沒有生命的面具。

【慢慢地她放開她的臉子，而伸開她空洞的手。】

你能够認識這種憂愁的恐怖嗎？

馬利亞 你多麼美，安娜！

安 娜 昨天晚上我有一個夢，奇異，不可言說。一種

促然的衰老侵蝕了我的肢體；我覺到在我全身上的皺紋；我覺得我的頭髮大把地從我頭上落到衣襟，我的指頭交錯着像鬆的繩子；我牙齦乏齒，而我的嘴唇縮入牙齦中，而我一切都變得失形而可憐。我像一個我從前知道的老乞丐，我尚在家中時每天從圍籬前看見的一個可憐的僧子，那時我的母親還活着，奶媽，你還記得她嗎？她叫作西慕娜，常常念着那同樣的歌，希望使我笑……這是一個奇怪的夢！而這個相合於我有時候所有的痛苦的思想，當我聽着我的生命溜走的時候……有時候，在靜默中，在黑暗中，馬利亞，我聽着我的生命帶着那樣可怖的吼聲疾走，以致使我喜歡死，免得再聽到。啊，你不能够明瞭！

馬利亞 我懂得，安娜，縱然在光明裏，時間底消逝

有時候也給我以不可耐的企切。這好像我們在等待着一些永遠不會發生的事情。沒有事情發生，很長的時候了。

安 娜 誰知道！

我不再覺得太陽了。

馬利亞【轉向畫廊望着天。】一塊雲正走過，一塊薄的，一塊翼形的金色的雲。每天雲浮過青蒼的天——從下面起來，從亞爾哥斯灣，走向哥林多。我看見牠們形成，看見牠們走開去。有些是奇特的。有時候牠們很久地留在地平線上，而在黃昏時光耀得像火葬的薪堆。然而沒有一塊雲落下一滴雨來。全個野地都乾渴了。昨天巡禮者從嘉爾華梯到先知以利亞的新禱所去了，去祈雨。各處都是乾旱；風把墳墓裏的灰塵帶到很高很高。

安 娜 馬利亞，你並不愛這塊地方，你是嗎？

馬利亞 這兒太陰沉了，有時候簡直可怕，兩年前我哥哥和我第一次來米色拉的時候，那正是一個燒熱的秋天的早上。我們後面亞爾哥斯的平原是一個火海，羣山是黑黃色，跟獅子一樣凶野，我們步行上去默靜，驚愕，差不多失去呼吸，而眼睛看不見東西，時時旋風起自道旁，一個灰塵和枯草的柱，以無聲的幻像的步子隨着我們。一看見這個接近了，我不能壓服本能的抖索，好像這個神秘的形體會要重生那感觸我的古代的罪惡似的。略拉爾多在一條大的溝旁邊拾起一條蛇皮，玩笑地說：“這就是在克里坦涅司忒拉心上的，”他把那個圍在我的帽子上，像一條緞帶，那小小閃光的尾在我眼前擺着，發出乾葉的聲音。可怕的喝燥燃燒着我的喉嚨，我們看見了柏爾修士泉在城樓底下。

而我是如此之疲憊，以至我剛把我的手和唇放到冷水裏時，我暈了。等到我回復我的意識，我顯得如在夢地裏，在此世界之外，好像死了。風暴怒，灰塵的旋柱在高空互相追逐，而消滅在太陽前，好像被吞掉。一種無止境的憂傷落在我的靈魂上；一種以前絕未經驗過的憂傷，而以後絕不會忘記。我想我是到了一處放逐的地方，永不會回去；一切的東西在我眼裏現成喪中的樣式，給我以矇昧的但是痛苦的現像……我永不會忘記那個時晨的，安娜！但是略拉爾多充滿着希望和勇氣，支持着我，拉着我前進。他相信他可以找到他的珍藏着在掩埋的墳墓裏的亞子，阿特利達。他笑着向我說：“你看起來好像在那要拉到犧牲處的貞女衣菲格尼亞！”但是他的快樂和堅定却不能引回我

的勇氣。你看，安娜，每天他的期望仍是幻影。他不休息地掘着的這個惡毒的泥土，只是給他以耗損他的熱病。只要你能夠看見他，安娜你一定覺得不安的。……

安 娜 這是真的。他的聲音有時候像爛熄了的火。昨天，觸着他憔悴烘熱的手，我以為他是病了。你進來的時候他正站在我旁邊；他戰抖着像一個害怕的人。而當你在那兒，他不時抖索，有如你的話使他難受。我對於這樣的事有很單純的直覺，馬利亞。我的眼睛是從我靈魂那兒關了，但是牠却聽見。牠昨天聽見那些難過着的可憐的神經，啊，那麼多的苦痛。馬利亞，我想向你說這個。

馬利亞【有顯然的焦急。】你相信我的哥哥真病了嗎？

安 娜 也許他僅只疲倦了。他的精力已經耗損。他的理想像熱情似的苦惱着他。也許他沒有

睡眠，他是嗎？

馬利亞 我不知道，安娜。有些時候以前他尋去他從前睡的屋子，我旁邊的。那個時候，我從他平靜的呼吸知道他睡得很穩。現在他隔得很遠了。

安 娜 也許他沒有睡眠。

馬利亞 也許。他的眼睛發亮的，紅的。但是他繼續住在那惹人的灰土裏面，他常是在那兒，摸索着廢墟，掘着骸骨，呼吸着墳墓裏的氣息。啊，他有着多麼可怕的意志力。我相信他絕不會休息，一直等到他從地中榨取出他所尋找的秘密。

安 娜 他好像他自己有一個秘密。

馬利亞 什麼秘密？

安 娜 誰知道，

【問。】